談 FUTURE SHOCK 的兩個中譯本

T. A.

目前，在臺灣從事翻譯工作的大有人在，這種現象是既可喜又可憂的。可喜的是他們之間不乏有眞才實學的高手，對原著了解够深，中文表達力亦强，更重要的是他們愛惜羽毛，有責任感。他們的譯作可說是讀者之福。可憂的是更有一些自信心過强，熱心過度的玩票的（enthusiastic amateurs，套句外賓對此地計程車司機的評語。）他們對原著未求甚解就冒然動筆，往往錯誤百出，不知所云。這種書印出來不僅是紙張筆墨的浪費，還可能引起讀者的「休克」——shock——哩！

當然，這乃是臺灣翻譯界的兩個極端。界乎兩者之間的，自是五嶽三峯，立見高低。只有各憑造詣，各憑良心了。

Alvin Toffler 的 *Future Shock* 目前市面上有兩個譯本，一個是蔡伸章先生譯的「未來的衝擊」（新潮文庫七十八號，志文出版社印行，四百六十四頁，定價四十元，）另一本是范文馨、范揚魁兩位先生合譯的「未來的震盪」（一文出版社印行，二百十頁，定價卅元。）

先談蔡伸章先生的「未來的衝擊」。

從譯者序裏我們可以看出蔡先生的確花了一番心血。洋洋數十萬字顯然不是件簡單的事。蔡先生的魄力是可佩的。但是光有魄力是不够的。蔡先生在碰到生字或難懂的文句時往往是懶於查字典及懶於請教，祇是「想當然耳」，憑着自己的想像硬譯。譬如說把 matchbooks（紙背火柴）譯成「婚姻手册」；把evacuation（遷出或騰出）譯成「拆除」；把 electric range（電爐）譯成「電動靶」；把 temporarily vacant lots（暫時空着的土地）譯成「暫時眞空」；又把 computer programmers who turn on with L.S.D.（吞食迷幻藥的電腦程式員）譯成「電腦程式員吃着迷幻藥操縱機器」……。更不應該的是蔡先生把許多句子整個譯錯，甚至還有的把原意完全譯反了。譬如把 Given few clues as to what kind of behavior is rational under the radically new circumstances, the victim may well become a hazard to himself and others.（註一）譯成「在環境完全陌生的情況下，即使我們給他提供一些合理的線索，他對別人乃至自身仍將感到茫無所措」（譯本第卅頁第六行）；又如把… the nearest historic parallel with today is no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rather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olithic age."（註二）譯成『……今天人類所面臨的變動，不是工業革命，而是「農業在新石器時代的發現」』（譯本第卅一頁第八行）；把 An event that affected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at the time of its occurrence in the past can have large-scale consequences today.（註三）譯成「同樣的一件事，在過去發生可能祇會影響少數人，但在現在發生的話，則可能造成極大的震撼性」，（譯本第卅四頁第十行）；把 Frank Lynn…found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more than sixty percent has been slashed from the average time needed for a major scientific discovery to be translated into a useful technological form.（註四）譯成「李恩……發現本世紀以來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發明，自科學原理的發現到技術的實際推廣，比以往縮短了許多時間」。（譯本第四十

五頁第十行），又如把 One can hardly argue that every book is a net gai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註五）譯爲「無可置疑的，幾乎每一本書都代表着知識進步的一種淨賺」（譯本第四十八頁第八行），把What Mattle did not announce was that by trading in her old doll for a technologically improved model, the little girl of today, citizen of tomorrow's super-industrial world, would learn a fundamental lesson about the new society…（註六）譯成「但是很可惜的，該廠商却沒有宣佈，顧客在換購新型洋娃娃時，將予未來超級工業世界的巴爾比，灌輸有關新社會的基本課程……」（譯本第六十五頁第八行），把This resistance, however, is dying all over the developed world（註七）的意思完全顚倒過來，譯成「而這種敵視目前正在一切先進國家裏盛行着」，（譯本第六十七頁第二行），很可笑的是，蔡先生居然把 All eight of my great-grandparents（註八）翻譯成「我以上八代祖先」（譯本第六十八頁倒數第一行）。諸如此類的錯誤在「衝擊」一書前七十頁內還有不少，無法，也沒有必要，一一舉出。

這些錯誤大大地減少了「衝擊」一書的可讀性。

蔡先生的譯本當然也有其可取之處。譬如說一般地看來文筆還算相當流暢，有些句子譯得頗見功力，（因此更令人不解何以連極爲簡單的句子也會譯錯，）新名詞及人名後面均附原文，校對十分仔細等等。如果能在再版時將譯文仔細整理，更正錯誤，它仍不失爲一本可讀的書。這是筆者對蔡先生和新潮文庫的一點希望。

比較之下，范文馨和范揚魁兩位先生合譯的「未來的震盪」要比蔡伸章先生的「未來的衝擊」差得更多了。

「震盪」僅兩百十頁，尚不及「衝擊」之半，它給人第一個印象是節譯本，等看完「目次」才發現兩位范

先生只譯到第十章（原書共廿章），可是在封面和「譯者的話」裏都沒有說明，一直到最後一頁最後一行末了才附上「上册完」三個字，這顯然有冒充全譯本提前出書以魚目混珠之嫌。這種作風最低限度是不應該的，是不足取的。

現在來看看兩位范先生的譯筆。

看了「震盪」筆者不禁爲原著者 Alvin Toffler 叫屈。原著的文句是通順的，意念是清晰的。可是透過兩位范先生的翻譯，通順的文句變得苦澀了，清晰的意念變得模糊了。筆者懷疑任何人能不參考原著而看得懂「未來的震盪」究竟講的是什麼。兩位范先生把原著謀殺了。

譯得驢唇不對馬嘴的單字和片語比比皆是，譬如把 evacuation （遷出或騰出）譯成「處理排泄」（譯本第四十三頁第八行），把 brain-drain（人材外流）譯爲「頭腦枯竭」（譯本第廿九頁第四行），或把 space capsules （太空艙）譯成「濃縮的太空船」（譯本第十八頁第十一行），又把 skydiving （高空特技跳傘）譯成「太空」（譯本作者自序）等等。

整句或整段譯錯的地方也不在少數。譬如說原文第一章第三節一開始說「Is all this exaggerated? I think not. It has become a cliche to say that what we are now living through is a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hrase is supposed to impress us with the speed and profundity of the change around us.（註九）「震盪」一書內把它譯成「這會誇大其辭嗎？我相信不會的。如果說我們是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則已經是爛調了。我認爲這句話是說明我們正與週遭的快速和深度的變遷生活在一起」（譯本第六頁第一行），把 This affects immensely the way they experience reality, their sense of commitment, and their ability--or inability--to cope. It is this fast through-put, combined with increasing newness and complexity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strains the capacity to adapt and creates the danger of future shock.

（註十）譯爲「這廣泛地影響了他們去體驗實體的方式，他們的約束的感受，以及他們的有——或沒有——應付的能力。快速的完結，與環境中與日俱增的新奇及複雜合併起來，强化了我們去適應和創造未來震盪的危險環境之能力」（譯本第卅六頁第四段）；把 Most people look upon the building operations blocking New York's streets as temporary annoyances, soon to disappear in a static peace.（註十一）譯成「多數人看到建造房子的工程阻塞了紐約街頭，一時覺得討厭，很快又心平氣和了」（譯本第四十三頁第十行）；把 We "play it cool" technologically（註十二）譯爲「在工藝上我們大膽地下賭注（譯本第四十五頁第二行）；又把 Indeed, temporary classrooms are to the school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at paper dresses are to the clothing industry--a foretaste of the future.（註十三）譯成「還有更多的正在發展的暫時性教室，對學校建築學而言，實際上，是相當於紙衣服對製衣服業——是將來的先頭滋味」（譯本第四十五頁第十一行）等等。

此外，莫名其妙的句子，諸如「由於兩種擾亂而來的信念，我遠離這種經驗」（譯本「作者自序」）；「日本建築師大言不慚地把都市的藍圖建在海洋上」（譯本第十五頁倒數第四行）；「運輸進步的簡單記載，常是使加速度富於戲劇性」（譯本第十八頁第三行）；「這發明予人深刻的印象，好像很難超過速度極限」（同頁第六行）；「這裏有成千個統計例子，非常清楚明白，幾千年或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在我們的時代裏，極限的突破很奇怪地迸發出來」（同頁倒數第四行）；「我們雖是無意的，但是經常掃瞄環境，從它學到東西」（譯本第廿一頁第七行）；「新生的小女孩，快樂地轉向新改良的巴比」（譯本第四十頁第六行）；「曾經一度當運動場合適地在鄰近固定時，有些人的孩子甚至孫子可能輪到大致相同的經驗」（譯本第四十六頁第九行）……

兩位范先生翻譯的這本「未來的震盪」除了用的紙質較好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

如果兩位范先生是爲了搶先出書，無暇修飾文句，這是對讀者不負責任；如果只能做到這種似通非通的地

步，實在沒有必要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把中英文基礎打紮實之後再動手也不遲。這是筆者對范文馨、范揚魁兩位先生的一點希望。

抱歉的是以上對「衝擊」和「震盪」兩個譯本的批評並不是完整的。「衝擊」只舉例到第六十八頁；「震盪」只舉例到第四十六頁爲止。筆者沒有時間，也沒有耐心，一一對照下去。希望讀者能從這些例證裏對這兩本書有所了解，並進一步作爲是否購買或該買那一本的參考。

Alvin Toffler 的這本 *Future Shock* 從「永久性之消失」談到「活命的策略」，對未來可能加諸于我們或我們子孫的影響可說是分析得淋漓盡致。作者往往爲了說明一個觀念，不惜抽絲剝繭，旁徵曲引，務使讀者加深了解。不過這本書倒底是爲西方高度工業化社會，特別是美國人民所寫，書裏引用的例證絕大多數是富有美國色彩的人，地和事物，這對在臺灣的讀者難免產生心理上的差距，無法全然了解。光拿書裏提到的人物來說，Norman Mailer, Stokely Carmichael, Allen Ginsberg 等人，不論他們代表的是什麼樣的典型，持的是什麼樣的論調，至少在美國讀者羣的心目中，印象是鮮明的。可是我們一般的讀者對他們的了解恐怕是有限的，甚而至於是完全陌生的。正因爲如此，作者想藉這些人的言行來解說的觀念可想見是難以在臺灣的讀者羣中激起共鳴。這本書固然是言之有物，值得翻譯，但是逐句翻譯是大可不必了。原著詳盡得稍嫌囉嗦，可以刪的地方的確很多，節譯的方法應該是比較妥當可行的。——完——

（註一）原意為對未來毫無線索可尋……（而非「給他提供一些線索」。）

（註二）原意為：在歷史上堪與當今這種巨變一比的大事不是工業革命的發生而是在新石器時代發明了農業。

（註三）原意為：發生在以往而且僅影響了一小部分人的事件可能到今天還有着深遠的影響。（並不是說同一件事發生在以前則影響小，發生在今天則影響大。）

（註四）原意為：李恩……發現自從進入本世紀以來，重大科學發明從理論到實用之間所需之時間已經較以前縮短了百分之六十。（時間縮短了百分之六十而非百分之六十的新發明。）

（註五）原意為：我們不能說每本書都有助於知識的增進。

（註六）原意為：該廠商未能宣佈的是：今天的小女孩，也就是明日社會的主人翁，在換購新洋娃娃時不知不覺間體會到了未來社會的一個基本觀念，也就是說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短暫了。蔡先生譯文似乎是說「小女孩將這種觀念灌輸給洋娃娃，」這是很荒謬的。

（註七）原意為：這種抗拒力已逐漸消失。（並非正在盛行。）

（註八）原意為：我的八位曾祖父母。（並非「我以上八代」，這兩者之間相差太大了。）

（註九）原意為：把我們說成生活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這種說法已屬陳腔濫調，這句話的目的乃在顯示出我們周遭改變之快之大。

（註十）原意為：這種現象對他們體驗現實的方式，對他們的參與感，以及對他們是否能夠應付都有巨大的影響。這種短暫易逝的現象，加上周遭變幻無常的環境，使人們難以適應，也產生了未來震憾的危險性。（並非「強化了我們……之能力」）。

（註十一）原意為：大多數人把紐約市街頭建築房屋阻礙交通的現象看成是短時期的不便，認為很快就會歸於平靜。（並非「大多數人……一時覺得討厭，很快又心平氣和了」）。

（註十二）原意為：冷靜應付，穩紮穩打，（決不是「大膽地下賭注」）。

（註十三）原意為：暫時性教室之於校舍建築商一如紙衣之於服裝業——都是未來的前兆。